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蘊藉如此四明薛生述
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卽名日益起
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
樓榜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
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恡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
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惟是與足

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則
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願足下自愛歸幸
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
在衰服之中爲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枉弔
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
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與宗子相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

能爲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
後水蝗薦至雖其善卧一日爲多方且首鼠牽於腐
儒之見不欲爲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
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
愛次者憊憊爲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
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柰何曠曠
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曾誓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
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其雖僻悟旋亦自失也

與吳明卿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據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
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
哉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內名家矣眇君子雖毫而繩
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卽一日千里某何敢私
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其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
茲多口日是下由邢襄間得爲某甌吏者殊深何但
元美千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爲某焉海內二三兄弟固

李滄溟尺牘卷三
三十一
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既彌月矣欲造物不妬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雨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有浩然欲東意明卿幸無患郡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厄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爲袒跣相醉耳春來殊意明卿庶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卽未嘗

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柰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鴛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卽三黜又柰明卿何

又

所爲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夜望足下與俱耳兗州書至今其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策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客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檄郡大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

上指顧甚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文人勿自苦也已
乃開械讀明卿寄章寥歷怳懷有春鷓之心於元美
者豈必繫之馬哉浹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
已在九河間竟不肯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
酒人傍乎雖元美亦當自竒耳然勿更言子相使我
二三兄弟酸鼻矣便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
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

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
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他屬朏朏病客如
就語焉不佞如其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
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
以長兄不締膺仕爲高而尤以不遺狂生爲美閩中
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爲異物足下以骨肉爲
治後事海內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
交情今不識其刻文已爲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
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爲二

李鴻波下牌方卷三
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警何天重困
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母者竟以不起
匍匐襄事爲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
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
如處女闔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
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
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邪卽仕宦之難何恨德

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學今以篚
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濶勉之嗣音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
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略不知郭使君聞問未
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雄飲姑蘇三日
夜逼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以
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下
而王將軍所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州

六月以賀 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抵
都門初三日旦入見 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竣亦
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大名抵金陵
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報足下則
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爲代焉元美正月自
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一石
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卿緬縷不能已
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抵河
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

詣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
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
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爲快
也左提右携唯德音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以至
六月太夫人含錫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圖所以報
足下者如此矣爲致用晦菴林與鬱今之諸王孫掇
躡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乎亦
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
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

李滄溟尺牘卷三
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爲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
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使君
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裒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造之
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
愈成契濶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
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
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爲不苟去

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旣疲披詠漸廢何爲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苦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濱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其久矣况其
爲我職志

又

毅哉其能削柿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
雖刪而詩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
冊幸依所塗注刊補頃刻事就何憚不留意也續集

姑不暇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爲二足下
大方無詣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
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
敢大書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
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
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
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
不砥蹠振鬣而龜勉踰舍絕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
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

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
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爲得也微哉
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
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
妙士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爲足下不欲示人以
朴云爾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
兄大積勞以承地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
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黯然無狀杯牘浸廢乃
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
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
焉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淡旬元美寄致甘毳均之拳
拳我殿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
疾今率當過已吳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
此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爲是何言

與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爲宗周氣業師筭字當易
諸賜精竒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扶衰歲杪興言
懷人覩物想兄初但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
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群姬牛
飲把鵝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爲
罵帳邪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半途之狀龜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
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卽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恣性則闕道氣不佞其巖穴旣不能深川澤又不
能廣絕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卽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耶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自首知我愈
盡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旣竣聞署尋攝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郵報陪叅江西本自菲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爲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薄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爲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遣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咫
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蠲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
迂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釃酒爲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間出大梁携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
把苦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爲壽再遊

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
跣含飴而弄少子以俟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
置蓋素竒之迫行致締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闕閱子長卽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次
王薪桂廩庖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
坳世之妙理也其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卽
稍隳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苦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沉王門招搖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佞去
佞留如不佞未免滯乎其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愛
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可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
佞僻拙里閭所棄獨辱貴門謬與世講遂令某因親
不失甘置其餘云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
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
之要無害天合卽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因其氣

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
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爲云尚蚤姑竢正
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復徐爲
邴生薄遊之計携我殿卿東歸箕穎老焉以觀稷契
之美不愈於陽鱈之誚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
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
上春來寥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爲大邑擢
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千金
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祿相也爲喻雖鄙足徵其
不獲爲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爲遣一姬進一姬
各厭余意但依疾爲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爲歎涕
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
垓下之歌矣

與徐子與

七月旣望始從願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荅附寒
溫不以時聞柰何元美通章色動 聖主今旣得請
凡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勞焉便道咫尺
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忍負之縹緲一

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而後乃今念足
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則甚高然元美
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哀憐之交難哉論
云邵武有齟齬之者子與無害也余蓋嘗慕足下大
雅明哲之德遂以出之矣爲有味乎元美其言之也
便附起居屬有匍匐之役不次不宣

又

抵鄞之日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篋厥盈庭用託
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哺不及吐

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覽天上客星聊
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韻
頗昨已云云知有今日明不諛耳小美去住青山老
自由殊合邴生之旨卽爲諷不恤焉足下熊羆之喜
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爲賀會攜至中達握手一醉子
與乃効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
用小美爲陽喬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
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
良苦元美海錯二說轉聞從者取荅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卽是稱病隱造化其柰我何但爲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岌乎可知元美爲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爲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卽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爲晚哉

又

吾黨漂搖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及使者忽以遷聞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踴躍計日爲驪卽命潛

蠲庖婦子從吏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裘服之中使其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頃暫奪哀悰款及病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鮑山爲烈代有其人樓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與無楚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事多中阻似不妄也盧城之別非敢憇然足下高情有携必戀旣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

李滄海尺牘卷三
四三
人永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
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
謗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慙茲大文乃其與
有猶子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傷足
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
佳集一部正欲留質明詩刪兼足下為辭多詣神品
非假日月其奧難窺文集亦卒難錄統容獻春便寄
再求鑒賞明珠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使者
滯於轍中薄晦始返恐勞延佇詰朝緘發元美前云

拙稿尚有可留者失之集中或存之死紙可屬錄示
明詩刪姑無令出尤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
其伎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
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卽太夫人何以自安一
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日再奉諭圖所
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卽如明
卿已事浮沈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為卽何得使不

佞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己千載一快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爲序不佞嘗欲昇之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旣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爲埃灌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卽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

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又

異日者携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焉秉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慷慨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君非直爲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
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灸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
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我蓼莪藐焉之二孤
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
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聞
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
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驟列後
君當爲割席耳卽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
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

甚死者其不能贊一辭矣

又

小祇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橫恐非
睨金支擘海矣大美䟽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踐京
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駭于吾黨會當
目上其論元美時亦弋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
云六宗伯殷公從群謗中樞口詔雪至以身證之也
又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久矣夫人輒出矣別
計踰月景光可愛此物誠是也子與何憐乎七佛精

進力而不一切遣之自作苦邪

與王元美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為語如汚已
者是猶不以其為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屈
疆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
豈能以伯樂望眾人卽聞及僕它事某一不敢知某
情民苟升斗粟餬口卽飲河之願不欲為盧至長者
僕亦名為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轡而抱關者爾猶尚
不免於流言胡為爾日爾然鑿折路傍早晚解綬去

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卽不崇朝閉閣卧
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
卽邢襄之間有羆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
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
下言爾

又

先是田廩書云見足下與其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內
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為此技不自謂
有知己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

論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
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
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其卽二三
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茂秦窮來歸
我我猶尚哀憐之卽論太行諸篇吾見其膽破無復
同時倔彊氣爲可喜蜡後過郡齋見其無少厭薄意
卽自咄咄向家人語云大恩久不報何能重爲詆焉
某稍舉足下與明卿微辭則吞聲行之日復解顏我
不腆之贈屬某全交更某納汚然不敢謂某易與矣

元美以爲盜俠邪今豈惜傷吾二三兄弟之明

又

維夏重以奇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
今觀昔悻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
私自憐僕所爲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卽牀蓐患苦不
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
誠以舉吳說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其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卽小草渡江數月

作秦中故態再效元美以復此蹟然已不免畫蛇之
請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幸出會諸舟
中姑慰故人十年跋予之意歸途躬詣起居堂上不
宣

又

日爲候足下者小祇園清齋辟瘴坐談各理孰與相
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
何狀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
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

爲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
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椽屬與
僕泗共之恃足下爲代益依依於此

又

乃不佞卽善卧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也
溝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
時也爛爛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
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牖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
陵南海化爲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邁已相

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
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鑿賞旋
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爲抵掌
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
魏使君之厚成書始示筆削不速也未經八輩終恐
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旣習宦乃溘命中沮元
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遂循出狗五斗當
路願爭爲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
君姜被無散乎

又

先是子與一介得讀足下游陽羨稿去迫欲不待報
是以無附音悵悵久之而徐按察寄至矣善卷洞若
在下天樂哉瘍乃復作苦今狀豈當如墮屨辦邪不
得一撫我元美扼腕未歎也桓文爲盛壯哉斯言狎
主齊盟羣食自愛梁伯龍口吻不獨五色兼有熱腸
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
子與近稿風格似上爲是其遷官力乎恨不見明卿
耳比鄙荒涼無以致太夫人前何其羸盈筐爲敬美

可令一路否官學不惡也

又

祇伎信都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大龍也固爲非人哉夏月訟息日游園中時時拋書晝寢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熟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爲吳歌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爲柰何郡甚適鄴滑每能聞謝客新詩滑令張佳胤亦美士也

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嗟一時傾蓋遂成曠代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弟少年名家子激清風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掖進勿負聯璧之約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又

真定邸中開械知元美病殊甚卽驚愕不識所措手不覺吞聲實涕矣元美素健如齧馬何至此哉嫂免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強粥也示詩哀激如秋雨真不可讀竟歌諸婢愴然矣憊困之餘非此人

無此語也

又

初奉汶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憚不敢發而熊按
察所寓亦至柰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
復晤語者且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繫維弗
及海岱黯然六羸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
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兼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
矣以視阿裒抱經投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為士乎
天下寃之不可為也白之日而為之聳動天下足下

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為足下兄弟聯

翩薦疏嚶鳴

聖朝卽二三子與伐木之響阿游自

輕顧君小生乃欲相吏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
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踴躍此命

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齟齬家何傷敬美乃負包宗
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兢兢欲作江南一小英
雄尋將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足下念豚犬不
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年之感七月廿四日也意亦
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孩提目前續稿容錄上

子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出道左薄追六羸
當抵彭城柰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太飾為文
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饑涎盈紙
正須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效意自田間臨內忽
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
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暮功時不廢
促軫愉快云何

又

辱論兼得奉揚佳篇於指掌由見元美近事何似某

業已濩落不為齒柰何元美亦復在睢猶泮渙之間
徒借姓名重他客也明卿謫矣吾道錯莫其不去難
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為衆所急某郡國吏當
未減也此殊悞

又

大行在七月固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
然某尤不柰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朔始快
於心耳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卽屬吏亦不能
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

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生日閉郡齋曲肱自愛又柰何

又

向見紫髮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當如孫仲謀面孔否也

又

杪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王井上夢見元美明卿蓋二十七日也比反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篇盈把矣大閱五家兵奚減携徐卿東望大海樂乎

又

旦起視滑苦屬且醕焉而使者以珍至矣安能復讀寒温語剖橘削荀藜藿屏廢果然就飽也柰元美何幸為某賦一田家行俾主人得和歌猶之于旄也

又

元美念某甚珍也辭曰起宅即戴安道當柰郗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撥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其可及也憶東郭醉中促膝談不佞詩者縷縷至今服足下裁鑿然得其旨而忘其辭足下可為布之

篇章得置座右龍也雖耄猶可折莖使也

與王敬美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形穢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竒哉東行瘡瘡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為辛沾沾焉不知其所苦歸為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觀足下稽顙狀若將捨入剝木者心知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帝快何如焉卽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之誼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闕之情者怏怏耳襄役幸出薄遊先已從元美勸足下官學不惡也壯哉敬美之志天下事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獨包宗舍吳已乎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

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
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體千里長風已在蹄下願
願樽轡曲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亡妻竣葬當爲足
下視草田居必有所效今不具列云

與徐子與

得閏月書讀幾遊岱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卽就視不
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卽夜何堪更得此於
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悸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
有逍遙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

以伯母卽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
謂我輩何吳生栖栖一郡豈遽爲非哉足下高識妙
悟夙昔帝衷何埃解官如埃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
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爲委出何見不爲委邪此
余所謂吳生栖栖一郡未遽爲非也伯母內行大儀
南國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
答篇矣陶羅山銜恩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
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幣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
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

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爲誓者豈其心能自己乎僕村居卽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卽順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爲別耳終當爲足下酬固始公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去國之音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賴慰藉推與敬美蓋亦爲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美故自臭味卽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間者濶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常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也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爲別忽復彌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攜周生把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輓轡前渴心如欠子與爲亦不忘邪佳集壁上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卽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埃精思蓋詩

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
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七劑相載聲聞百里
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此固元美養氣
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集以積精蓄
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
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庶幾稱
効將視元美明卿橐鞬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
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雄
窺人尚爲一間不獲我心非兄翁不朽大計也不佞

一讀丙寅稿不勝踊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
苦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爲問元美瘍何狀斯人斯
疾孰與遊諸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
核然元美取材子與縱橫自是可致覽向約李伯承
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
愛終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殿卿報謝茂秦近
狀曳裾潘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
是爲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
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爲元美抓瘍痂矣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之甚不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徵元美輩震澤之濱坐一大壇場舉旗中原去矣是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爲栖栖也抵任奔走無暇時卽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豪風具冀有他請借報而使者儼然臨貺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臥豈不人各有志然日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獲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黽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樞衣孺子之堂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媚豈不四海一快邪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卽

李滄溟尺牘卷三
養不佞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
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臥龍來之句愀然
借色於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
章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
元美亦云邵武近橐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
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篋裏
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驟
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
一不佞並直中原北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
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
鞭弭也昔在禹貢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
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贐盈鎰爲難矣且念足
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
楮卽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爲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
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
於左右也田家俗苦旣已條場與許史爲南山十日

之遊歸而值一戶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
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如足下者
不佞也愉快可知矣及卽又稍述明卿被構危不免
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快去海
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
後知足下龍蠖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憇遺者獨至為
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辨千古
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卽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
令仲默凜凜有生氣實獲我心所謂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視諸掌乎卽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與王元美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
知也乃其旣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
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柰何坐失晤言之
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為僕窮日之力乎
某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
豈謂負郭巷復居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
然何害其元美卽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

李海溪入片卷三
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旣以他
補其尚釋憾哉久不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
而竣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遙見三峯插天白雲如練
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卽復蕭索徒見漢家
諸陵返照間而已回中西北見皆丘垤空同笄頭磴
徑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涼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
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棖緝
廬而寢其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墟醉相視也解纜而度江之
輿輒盡奈之何一大督郵日嬰辟稱過使客意不恭
孰甚焉始尚疑元美者契濶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
少年何誅足下旣已以不佞爲陽喬恐自不免扱綸
之役所賴黽勉一之卽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
儼然臨焉厚集夙誼不惡也子與蠲吉遠於一葦信
至稍自致縷縷一日而七十函何若陳孟公一滑稽
酒此君善汎愛不能中廢明卿雅習調自喜卽市箝
方已溺者之笑苦欲元美從之并淪鋪不恤且得請

當以鄙俚殿事亞相志畧可遺而采以文不朽不佞
非托獨爲元美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卽至肅不
覺嚙嚙作閔喉中如叱敵追北狀不佞今在視海劉
將軍者自謂十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
有三平蜀攘粵閩與維揚口難劇談迸齒始悉此二
國士可與扼腕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陰使君雅善
禪理至十姬妾非雀躍者不以爲不中善淫之相又
何缺也足下豈嘗聞之乎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
此出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及

讀四詩乃爲狂妓所名指反足自耀天上一星聊作
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邪唯是雄唱得和愈
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卽付一介須起居與俱也
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
甚竟當成一妾夫無移矣

又

久無次乃龔廷平董生聞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後
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爲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
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杯酒相勞愈益

李滄海尺牘卷三
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柰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爲
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爲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
文爲工矣曩已計除目且自惟之今不然邪舉刺三
河大號魏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卽隨牒當埃後
命一削乞休斷守不可矣

又

向竣役方東迫致聞問元美乃以爲辭甚婉今偶忘
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棗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
佞爲非達節士邪善乎所荅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爲

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蘇
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
於喉上觀下獲業以前出慮二少年見謂以我借魴
爲重而乃爲是諛以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
頭血豈能一日忘鍾郎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
已悠悠之談非子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
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
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

李海濱尺牘卷三
此何損於千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
佞亦嘖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當更上覺非老成
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我輩兩人何如爲久速可
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愍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
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異
畜倍蕞足下治之考則倍蕞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當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爲表先大
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其徼其寵靈以光丘
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塋期正甫爲近乃託
之誌當嗣奉覽紀述一通附錄采擇正甫耽耽恐不
得此以自疏也諭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
舊遊者肯更爲墮轡否

戲爲絕謝茂秦

李滄海尺牘卷三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
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緌劍令
主家王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爾邸
中輒怒馬使踉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
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屨於戶外豈其愛
士而執襪髡足以游居暮年傳舍長遷爾於儼舍舍
人責爾償儼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
曰有君子眇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爲人
也則爾旣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

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
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
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爲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
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
問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
我有大造于爾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
治執訊爾爲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
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脉僨
與髻鬢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曾爾一守

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既已釋憾于我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猶願不忘舊勲于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行而卽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敝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吾失國徼福于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肄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橐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生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

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脩舊德我尚猶未憚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爲妬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日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爲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恥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爲政昊天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

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為唯
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微亂則我之願也
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
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
昵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三

終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三

